

文白对照全译本

吕不韦

资政奇典

下

孔泽人◎编译

经国五典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吕不韦

资政奇典

经国五典



孔泽人◎编译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资政奇典/孔泽人编译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
1996.2

ISBN 978-7-5402-0463-1

I. 资…

II. 孔…

III. 经籍 - 注释 - 专题选辑

IV. Z126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22253 号

责任编辑: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华书店经馆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45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(上下) 99.60 元

目 录

孟春	(1)	音律	(54)
本生	(3)	音初	(56)
重己	(5)	制乐	(58)
贵公	(7)	明理	(61)
去私	(9)	孟秋	(63)
仲春	(11)	荡兵	(64)
贵生	(12)	振乱	(67)
情欲	(15)	禁塞	(68)
当染	(17)	怀宠	(70)
功名	(20)	仲秋	(72)
季春	(21)	论威	(74)
尽数	(23)	简选	(76)
先己	(25)	决胜	(78)
论人	(28)	爱士	(80)
圆道	(30)	季秋	(82)
孟夏	(32)	顺民	(84)
劝学	(34)	知士	(86)
尊师	(36)	审己	(88)
诬徒	(39)	精通	(90)
用众	(41)	孟冬	(92)
仲夏	(42)	节丧	(94)
大乐	(44)	安死	(96)
侈乐	(46)	异宝	(99)
适音	(48)	异用	(101)
古乐	(50)	仲冬	(103)
季夏	(53)	至忠	(104)

忠廉	(107)	先识	(185)
当务	(109)	观世	(188)
长见	(111)	知接	(191)
季冬	(113)	悔过	(194)
士节	(115)	乐成	(196)
介立	(117)	察微	(200)
诚廉	(118)	去宥	(203)
不侵	(120)	正名	(205)
序意	(122)	审分	(207)
有始	(124)	君守	(210)
应同	(126)	任数	(213)
去尤	(129)	勿躬	(216)
听言	(131)	知度	(219)
谨听	(132)	慎势	(222)
务本	(135)	不二	(225)
谕大	(137)	执一	(226)
孝行	(138)	审应	(228)
本味	(141)	重言	(231)
首时	(144)	精谕	(234)
义赏	(147)	离谓	(237)
长攻	(150)	淫辞	(239)
慎人	(153)	不屈	(242)
遇合	(155)	应言	(245)
必己	(158)	具备	(248)
慎大	(161)	离俗	(251)
权勋	(165)	高义	(254)
下贤	(168)	上德	(257)
报更	(170)	用民	(261)
顺说	(173)	适威	(263)
不广	(176)	为欲	(266)
贵因	(179)	贵信	(269)
察今	(182)	举难	(271)

恃君	(274)	过理	(327)
长利	(277)	壅塞	(329)
知分	(279)	原乱	(331)
召类	(282)	不苟	(333)
达郁	(285)	赞能	(335)
行论	(288)	自知	(337)
骄恣	(291)	当赏	(339)
观表	(294)	博志	(341)
开春	(297)	贵当	(344)
察贤	(300)	似顺	(346)
审为	(301)	别类	(348)
爱类	(303)	有度	(350)
贵卒	(305)	分职	(352)
慎行	(307)	处方	(355)
无义	(310)	慎小	(357)
疑似	(312)	士容	(359)
壹行	(314)	务大	(362)
求人	(316)	上农	(364)
察传	(318)	任地	(366)
贵直	(320)	辨土	(368)
直谏	(323)	审时	(370)
知化	(325)	附录汉高诱吕览序	(373)

先 识

【篇旨】

以夏太史令终古“出奔如商”，殷内史向挚“出亡之周”等事例，说明“有道者”预见到国家危亡，而忠言却不被采纳，不得不弃之“先去”的道理，从反面论证了君主求贤的必要。

告诫君主要重视“有道者之言”，把“善听”作为治国的要务。

【译文】

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，有道之人一定会事先离开，古今都是如此。

土地的归属取决于城邑的归属，城邑的归属取决于人民的归属，人民的归属取决于贤人的归属。

所以，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，自然就得到人民；得到人民，自然就得到了城邑；得到城邑，自然就得到了土地。

土地的获得难道一定要亲自到那里巡视，一定要亲自劝说那里的人民吗？只要得到根本就行了。

夏朝的太史令终古拿出法典，抱着哭泣。夏桀执迷不悟，更加暴虐荒淫。终古于是出奔到商。

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：“夏王无道，残害百姓，逼迫父兄，侮辱功臣，轻慢贤人，抛弃礼义，听信谗言，众人怨恨。掌管法典之臣已自行归顺了商。”

殷商的内史向挚，看到纣王越来越淫乱昏惑，于是用车载着殷商法典出奔到周。

武王大喜，告诉诸侯说：“商王昏乱至极，溺于饮酒作乐，躲避疏远箕子，亲近妇女、小人，姐己参与政事，赏罚没有准则，不依法度行事，杀了二个无辜，人民大为不服。掌管法典之臣已逃到周的国都。”

晋国的太史屠黍，看到晋国混乱，君主骄横，没有德义，于是带着晋国的法典归顺周国。

周威公接见他时问道：“天下诸侯国哪个先亡？”

屠黍回答说：“晋国先亡。”

威公问其原因，屠黍回答说：“我先前在晋国时，不敢直言劝谏，我拿天象变化异常、日月星辰运行不合度次的反常现象启示晋君，他说：‘这又能怎么样？’我又拿人事处理不合道义、百姓烦闷怨恨的情况启示他，他说：‘这又有什么妨碍？’我又拿邻国不归服、贤人不得用的情况启示他，他说：‘这又有什么危害？’像这样，就是不知存亡的原因啊。所以我说晋国先亡。”过了三年，晋国果然亡了。

威公又接见屠黍，问他说：“哪一国接着灭亡？”

屠黍回答说：“中山国接着灭亡。”

威公问其原因原，屠黍回答说：“上天生人，男女有别。男女有别，这是人伦大义，是人与禽兽麋鹿不同之点，是君臣上下所以确立的基础。中山国的习俗，以日为夜，夜以继日，男女厮磨，互相偎依，永无终止，纵情享乐，好唱悲声。对这种习俗，中山国的君主不知厌恶，而这是亡国的风俗啊。所以我说中山国接着灭亡。”过了两年，中山国果然亡了。

威公又接见屠黍，问他说：“哪一国接着灭亡？”

屠黍不答。威公坚持问他，他说：“接着灭亡的是您。”

威公这才害怕起来，访求国中德高之人，得到义苴、田邑，对他们以礼相待；得到史襄、赵骈，让他们作谏官；废除苛刻法令三十九条。

威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屠黍，屠黍说：“这大概可以保您一生平安了！”

又说：“我听说过，国家将兴盛时，上天给它降下贤人和敢谏之人；国家将灭亡时，上天给它降下乱臣贼子和阿谀谄媚之人。”

威公死了，暂殡九个月不得安葬，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小国。

所以有道之人的话，不可不重视啊。

周鼎铸饗饗之纹，有头无身，吃人未及下咽，祸害己累自身，这表明恶有恶报啊。做不善的事也是这样。

白圭到中山国，中山国的君主想留下他，白圭谢绝，乘车离开了。又到齐国，齐君想留他做官，他又谢绝离开了。

有人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这两个国家都将灭亡。我听说有‘五尽’，什么叫‘五尽’？就是：无人信任，信义就丧尽了；无人赞誉，名声就丧尽了；无人喜爱，亲人就丧尽了；行路没有干粮、居家没有吃的，财物就丧尽了；不任用他人、又不发挥自己，功业就丧尽了。国有这五种情况，必定灭亡，无可幸免。中山、齐国都存在这五种情况。”

假如让中山的君主和齐国的君主闻知“五尽”，并改正自己的恶行，那就一定不会亡了。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听到这话，即使听到了又不能相信。

这样看来，君主需要努力的，在善于听取意见罢了。

中山五次割地给赵国，齐湣王卒军在济水抵御燕军，都无益处，都未逃脱国亡身死的下场。这是由于他们抛弃了能使国家生存的东西，而为自己准备下了灭亡的条件。

【原文】

凡国之亡也，有道者必先去，古今一也。

地从于城，城从于民，象以于贤。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，民得而城得，城得而地得。

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、人说其民哉？得其要而已矣。

夏太史令终古，出其图法，执而泣之。夏桀迷惑，暴乱愈甚，太史令

终古乃出奔如商。

汤喜而告诸侯曰：“夏王无道，暴虐百姓，穷其父兄，耻其功臣，轻其贤良，弃义听谗，众庶咸怨，守法之臣，自归于商。”

殷内史向挚见紂之愈乱迷惑也，于是载其图法，出亡之周。

武王大说，以告诸侯曰：“商王大乱，沉于酒德，辟远箕子，爱近姑与息，妲己为政，赏罚无方，不用法式，杀三不辜，民大不服，守法之臣，出奔周国。”

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，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，以其图法归周。

周威公见而问焉，曰：“天下之国孰先亡？”

对曰：“晋先亡。”威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比在晋也，不敢直言。示晋公以天妖，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，曰：‘是何能为？’又示以人事多不义，百姓皆郁怨，曰：‘是何能伤？’又示以邻国不服，贤良不举，曰：‘是何能害？’如是，是不知所以亡也，故臣曰晋先亡也。”居三年，晋果亡。

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“孰次之？”

对曰：“中山次之。”

威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天生民而令有别。有别，人之义也，所异于禽兽麋鹿也，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。中山之俗，以昼为夜，以夜继日，男女切倚，固无休息，康乐，歌谣好悲。其主弗知恶。此亡国之风也。臣故曰中山次之。”居二年，中山果亡。

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，曰：“孰次之？”屠黍不对。

威王固问焉，对曰：“君次之？”

威公乃惧。求国之长者，得义蒍、田邑而礼之，得史骧、赵骈以为谏臣，去苛令三十九物。

以告屠黍，对曰：“其尚终君之身乎！”曰：“臣闻之：国之兴也，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；国之亡也，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。”

威公薨，殁，九月不得葬，周乃分为二。

故有道者之言也，不可不重也。

周鼎著饕餮，有首无身，食人未咽，害及其身，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。白圭之中山，中山之王欲留之，白圭固辞，乘舆西去；又之齐，齐王欲留之仕，又辞而去。

人向其故，曰：“之二国者皆将亡。所学有五尽。何谓五尽？曰：莫之必则信尽矣，莫之誉则名尽矣，莫之爱则亲尽矣，行者无粮、居者无食则财尽矣，不能用人、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。国有此五者，无幸必亡。中山、齐皆当此。”

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，闻五尽而更之，则必不亡矣。其患不闻，虽闻之又不信。

然则人主之务，在乎善听而已矣。夫五割而与赵，悉起而距军乎济上，未有益也。是弃其所以存，而造其所以亡也。

观 世

【篇旨】

有道之士和圣贤之人极为难得，即使得到，君主也往往不理解他们，这就是“亡国相望，囚主相及”的原因。

所以，君主必须致力于“得士”；而“得士”在于“必礼必知”，发挥士人的聪明才智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虽有有道之士，但却很少。如果方圆千里有一个士，那就很多了，可称得上肩靠着肩了；如果几代出一个圣人，那就不少了，可称得上是脚挨着脚了。

士和圣人的出现，竟这样困难。可是国家的安定却一定得靠他们，象这样，国家安定的局面怎么能到来？

即使幸或有贤，也未必被人知道。有贤而不被知晓，那跟没有一样。这就是安定的世道之所以短、混乱的世道之所以长的原因啊。

所以成就王业的人没有出现四位，称霸诸侯的人没有出现六位，被灭亡的国家一个连着一个，被囚禁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。

得到士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。这就是周朝所封的四百多个诸侯、归服的八百多个国家如今都不存在的原因。即便有存在的，也都曾经灭亡过。

贤明的君主知道情况是这样，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，以保自己终身平安。

比如登山，登到很高了，向左右看，高峻的山还在上边呢。

贤人和人相处与此相似。自己已经很贤明了，品行已经很高尚了，向左右看，还尽是超过自己的人。

所以周公旦说：“不如我的人，我不和他相处，这是牵累我的人；跟我一样的人，我不和他相处，这是对我无益的人。”看来，只有贤人一定与超过自己的人相处才行。与贤人相处是能够办到的，那必须以礼相待。

君主贤明，世道安定，贤人就居上位；君主不肖，世道混乱，贤人就居下位。

现在周室已亡，天子已废。世道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。没有天子，强大的就胜过弱小的，势众的就欺凌力单的，互相残杀，无法止息。如今的世道正是这样。

所以想要访求有道之士，就该到江海之滨，山谷之中，幽远之处，这样或许有幸得遇他们。

太公在磁泉钓鱼，正逢殷纣当政之时，所以周文正得到了他。文王只

是千乘诸侯，殷纣却是万乘天子。然而天子失去了太公，而诸侯却得到了太公。这是因为文王了解太公，而殷纣不了解太公啊。

平民百姓，无须了解就可以役使他们，无须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。至于有道之士，一定要礼遇他们，一定要了解他们，然后可以使他们把才智贡献出来。

晏子到晋国，看见一个反穿皮衣背草的人在路边休息。晏子认为这是个君子，就派人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到了这里？”

那人回答说：“我给齐人为奴，名叫越石父。”

晏子听后说：“噢！”立刻解下左边的马把他赎了出来，跟他一起乘车回去。

到了馆舍，晏子不禀告就进去了。越石父很生气，请与晏子绝交。

晏子派人对他说明：“我不曾跟你交友啊。现在我从患难中把你解救出来，我对你还不可以吗？”

越石父说：“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人面前可以忍受屈辱，在已经了解自己人面前就要挺胸做人。因此，我要跟您绝交。”

晏子于是出来见他，说：“刚才只是看到客人的容貌，现在才看到客人的心志。我听说考察人的实际可不注意人的名声，观察人的行为可不考虑人的言辞。我能向您谢罪而不被拒绝吗？”

越石父说：“先生以礼待我，我怎敢不恭敬从命！”晏子于是把他待为上宾。

世俗之人，有功劳就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，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就骄傲。现在晏子有从困境中解救人的功劳，却反而对被救的人很谦卑，他超出世俗已很远了。这正是保全功劳的方法啊。

列子很贫穷，脸上带饥色。有个宾客各把这种情况告诉给郑相子阳，说：“列御寇是个有道之士，住在您的国家却很贫困，恐怕您是不喜欢士吧？”子阳让官吏送给列子几百石粮食。列子会见使者，拜而又拜，谢绝了。

使者离开，列子进门，他的妻子怨恨地捶着胸脯说：“听说有道之人的妻儿都能得到安乐。如今妻儿已面带饥色了，相国派人探望并给你送来吃的，你又不接受。我们岂不是命中注定受穷吗？”

列子笑着对她说：“相国自己并不了解我，是因为听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，往后，或许将会因为听别人的话治罪于我。这就是我辞而不受的原因。”结果人民发难，杀了子阳。

接受人家的供养，却不为人家遭难而去死，就是不义；为人家遭难去死，就是为无道而死，为无道而死，就是悖逆。列子免除不义、避开悖逆，不是很远了吗？

当他有饥寒之苦的时候，尚且不肯随便接受别人馈赠，这是预先见到了事物的变化。预见见到事物的变化，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，这就是通晓

性命之情了。

【原文】

天下虽有有道之士，国犹小。千里而有一士，比肩也；累世而有一圣人，继踵也。

士与圣人之所自来，若此其难也，而治必待之，治奚由至？

虽幸而有，未必知也，不知则与无贤同。此治世之所以短，而乱世之所以长也。

故王者不四，霸者不六，亡国相望，囚主相及。得士则无此之患。此周之所封四百余，服国八百余，今无存者矣，虽存皆尝亡矣。

贤主知其若此也，故日慎一日，以终其世。

譬之若登山，登山者，处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巍巍焉山在其上。

贤者之所与处，有似于此。身已贤矣，行已高矣，左右视，尚尽贤于己。

故周公旦曰：“不如吾者，吾不与处，累我者也；与我齐者，吾不与处，无益我者也。”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。

贤者之可得与处也，礼之也。

主贤世治，则贤者在上；主不肖世乱，则贤者在下。

今周室既灭，天子既废。乱莫大于无天子，无天子则强者胜弱，众者暴寡，以兵相划，不得休息，而佞进，今之世当之矣。

故欲求有道之士，则于江河之上，山谷之中，僻远幽闲之所，若此则幸于得之矣。

太公钓于滋泉，遭纣之世也，故文王得之。文王千乘也，纣天子也，天子失之，而千乘得之，知之与不知也。

诸众齐民，不待知而使，不待礼而令；若夫有道之士，必礼必知，然后其智能可尽也。

晏子之晋，见反裘负刍息于道者，以为君子也，使人问焉，曰：“曷为而至此？”

对曰：“齐人累之，名为越石父。”

晏子曰：“嘻！”遽解左骖以赎之，载而与归。至舍，弗辞而入。越石父怒，请绝。

晏子使人应之曰：“婴未尝得交也，今免于患，吾于子犹未邪也？”

越石父曰：“吾闻君子屈乎不已知者，而伸乎已知者，吾是以请绝也。”

晏子乃出见之曰：“向也见客之容而已，今也见客之志。婴闻察实者不留声，观行者不讥辞。婴可以辞而无弃乎！”

越石父曰：“夫子礼之，敢不敬从。”晏子道以为客。

俗人有功则德，德则骄；今晏子功免人于厄矣，而反屈下之，其去俗亦远矣。此令功之道也。

子列子穷，容貌有饥色。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，曰：“列御寇，盖有道之士也，居君之国而穷，君无乃为不好士乎？”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乘。子列子出见使者，再拜而辞。

使者去，子列子入，其妻望而拊心，曰：“闻为有道者妻子，皆得逸乐。今妻子有饥色矣，君过而遗先生食，先生又弗受也，岂非命也哉！”子列子笑而谓之曰：“君非自知我也，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，至已而罪我也，有罪且以人言，此吾所以不受也。”其卒民果作难，杀子阳。

受人之养，而不死其难则不义。死其难则死无道也。死无道，逆也。子列子除不义、去逆也，岂不远哉！

且方有饥寒之患矣，而犹不苟取，先见其化也。先见其化而已动，远乎性命之情也。

知 接

【篇旨】

“知接”即智力所及的意思。

国家败亡，并非由于国无贤人，而是由于君主智力不及，无法“得士”；君主智力不及，却还“自以为智”，如此“国无以存矣，主无以安矣。”

如果君主“自知弗智”，举用贤人，采纳忠言，就不至于“亡国”、“危君”了。

【译文】

人的眼睛，因为明亮才能看见东西，失明就看不见。看见或看不见，眼睛是相同的；但接触外物时，或明亮、或失明却是不同的。失明的眼睛未曾明亮过，所以从未看见过。失明的眼睛无法与外物接触，无法与外物接触却说看见了，这是欺骗。

智力也是这样。人们的智力达到或不达，凭借的条件是相同的，但接触外物时，或聪明，或愚笨却是不同的。聪明的人，他们的智力能达很远；愚笨的人，他们的智力所及范围很近。智力所及很近的人，却告诉他长远的变化趋势，怎么能理解？对于无法理解的人，游说者即使善辩，也无法让他明白。

有个戎人看到一个晒布的，就问他说：“用什么东西织得这样长大呢？”那人指着麻让戎人看。戎人生气地说：“哪里有这样乱纷纷的东西可以织得这样长大呢！”

所以，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之士，也不是没有贤德之人，而是因为亡国的君主智力不及，无法接触他们的缘故啊。无法接触所带来的祸患

是自以为聪明，这样智力就势必不达。智力不达却又自以为聪明，这是胡涂。象这样，国家就无法生存了，君主就无法安定了。如果君主智力不达，而自知智力不及，那样就不会有灭亡的国家，不会有处境危险的君主了。

管仲生了重病，桓公去探望他，说：“仲父您的病很严重了，您有什么话教诲我呢？”

管仲说：“齐国的鄙野之人有句谚语说：‘家居的人不用准备车上装载的东西，行路的人不用准备需要埋藏的东西。’我将永远地去了，哪还值得询问？”

桓公说：“希望仲父您不要推辞。”

管仲说：“希望您疏远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

桓公说：“易牙不惜煮了自己的儿子以满足我的口味，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，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地煮了，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？”

桓公又说：“竖刀自我阉割以近侍于我，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身体，他连自身都狠心地阉了，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？”

桓公又说：“常之巫能明察死生，能驱鬼治病，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死生是命中注定的，鬼降疾病是由于精神失守。您不凭天命，守住根本，却依仗常之巫，他将借此无所不为了。”

桓公又说：“卫公子启方侍俸我十五年，他父亲死了，都不回去哭丧，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？”

管仲回答说：“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，他连自己的父亲都那样狠心，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？”

桓公说：“好吧。”管仲死了，桓公把易牙等人全部驱逐。

桓公吃饭不香，后宫不安，鬼病四起，朝政混乱，过了三年，桓公说：“仲父也太过分了，谁说他的话都能听从呢！”于是又把易牙等人召了回来。

第二年，桓公病了，常之巫从宫内出来说：“君主将在某日去世。”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一起作乱，堵塞了宫门，筑起高墙，不让人进去，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。

有个妇人翻墙进入宫内，到了桓公那里。桓公说：“我想吃饭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弄到饭。”桓公又说：“我想喝水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地方弄到水。”桓公说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妇人回答说：“常之巫从宫内出来说：‘君主将在某日去世。’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一起作乱，堵塞宫门，筑起高墙，不让人进来，所以没有地方弄到饭和水。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土地和人口投降了卫国。”

桓公慨叹，流着泪说：“唉！圣人的预见，不是很远吗！如果死者有

知，我有何脸面见仲父呢？”于是以袖蒙脸，死在寿宫。尸虫爬出门外，尸体盖着门扇，三个月不能下葬。这是因为桓公不能始终听从管仲之言啊。

桓公不是轻视灾难、厌恶管仲，而是智力不及，无法知道管仲之言是对的。因为无法知道，所以不能采纳忠言，反面亲近自己宠信的那些小人。

【原文】

人之目以照见之也，以瞑则与不见，同，其所以为照、所以为瞑异。瞑士未尝照，故未尝见，瞑者目无由接也。无由接而言见，谎。

智亦然，其所以接智、所以接不智同，其所能接、所不能接异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，愚者其所能接近也。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化，奚由相得？无由相得，说者虽工，不能喻矣。

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：“何以为之莽莽也？”指麻而示之。怒曰：“孰之壤壤也，可以为之莽莽也？”

故亡国非无智士也，非无资者也，其主无由接故也。无由接之患，自以为智，智必不接。今不接而自以为智，悖。若比则国无以存矣，主无以安矣。智无以接而自知非智，则不闻亡国，不闻危君。

管仲有疾。桓公往问之曰：“仲父之疾病矣，将何以教寡人？”

管仲曰：“齐鄙人有谚曰：‘居者无载，行者无埋。’今臣将有远行，胡可以问？”

桓公曰：“愿仲父之无让也。”

管仲对曰：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

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，犹可疑邪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，非不爱其子也，其子之忍，又将何有于君？”

公又曰：“竖刀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可疑耶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，非不爱其身也，其身之忍，又将佑有于君？”

公又曰：“常之巫审子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犹可疑邪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死生命也，苛病失也。君不任其命、守其本，而恃常之巫，彼将以此无不为也。”

公又曰：“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其艾死而不敢归哭，犹可疑邪？”

管仲对曰：“人之情，非不爱其艾也，其父之忍，又将何有于君？”

曰：“诺。”管仲死，尽逐之。

食不甘，官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肃。居三年，公曰：“仲父不亦过乎？孰谓仲父尽之乎？”于是皆复召而反。

明年，公有病，常之巫从中出曰：“公将以某日薨。”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矫以公令。

有一妇人逾垣入，至公所。公曰：“我欲食。”妇人曰：“吾无所得。”公又曰：“我欲饮。”妇人曰：“吾无所得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常之

巫从中出曰：‘公将以某日薨。’易牙、竖刀、常之巫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故无所得。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。”

公慨焉叹涕出曰：“嗟乎！圣人之所见，岂不远哉？若死者有知，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乎？”蒙衣袂而绝乎寿宫。虫流出于户，上盖以杨门之扇，三月不葬。此不卒听管仲之言也。

桓公非轻难面恶管子也，无由接见也。无由接，固却其忠言，面爱其所尊贵也。

悔 过

【篇旨】

以秦穆公不听蹇叔之言，以至全军覆没的事例，说明君主“智有不至”的危害。

然而，秦穆公终究成就了一番霸业，其关键又在于他能悔过自新。

【译文】

洞深八尺，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。

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。智力达不到，游说的人即使善辩，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，也不能使他领会。

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，范蠡飘泊于三江。

从前，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，蹇叔劝阻说：“不可。我听说，偷袭他人城邑，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，都是凭着士气旺盛和力量强大。因此能够消灭敌人，撤退能迅速离去。现在要行军几千里，又要穿越诸侯国的领土去偷袭他国，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呢！您还是慎重考虑考虑吧。”

穆公不听他的意见，蹇叔送军队出征到城门外，哭着说：“将士们啊！我看到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啦！”

蹇叔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叫申，一个叫视，都跟军队一起出征。蹇叔对儿子们说：“晋国如果阻击我军，一定是在崤山。你们战死，不死在山南，就死在山北，以便子我给你们收尸。”

穆公听说了这件事，派人责备蹇叔说：“我发兵出征，还不知道胜负，你却哭着送行，这是给我军哭丧啊。”

蹇叔回答说：“我不敢给军队哭丧。我老了，两个儿子都和军队一起出征，等到军队回来，不是他们战死，就一定是我死了，因此我哭。”

秦军出征经过周都，主孙满关上城门，从门缝观看秦军，说：“哎呀！这支军队必遭挫折。如果它不遭挫折，以后我就不再论‘道’了。秦非他

国可比，它是周室分封的诸侯国。军队经过天子的都城，应该收藏起甲兵，战士下车，表示向天子行礼。现在这支军队服装一色，兵车混乱，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，右边的战车有五百辆。这些人力气固然很大，然而缺少礼仪，这样的军队怎能不遭挫折？”秦军经过周都向东行进。

郑国商人弦高、奚施，西行周都去做买卖，路上遇到秦国军队。弦高说：“啊！这支军队是从远方来的，一定是去偷袭郑国。”于是立即让奚施回郑报告，自己则假托郑国国君之命去慰劳秦军。

弦高说：“我们国君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了。贵军没来，我们国君和士兵都替贵军担忧，每天都为此而心情不快，惟恐贵军士兵疲困，干粮缺乏。怎么这么久才到啊！我们国君派我用璧犒劳贵军，并献给贵军十二头牛作为膳食。”

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：“我们的国君没有合适的人可派遣，派了他的三个臣子丙、术、视到东方察看晋国的道路。没想走过了头，迷失了路，误入贵国之境。”

秦帅不敢执意不收，拜而又拜，叩头于地，接受了犒劳。

秦军的三个主帅很担心，商议说：“我们行军几千里，多次穿越诸侯国去偷袭人家，还没到人家就已经知道了，这样看来，他们的准备定已很充分了。”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。

这时，正赶上晋文公去世，还没安葬。先轸对襄公说：“秦军不可不袭击，请允许我去袭击它。”

襄公说：“先君去世，尸在堂上，看到有利可图就去袭击，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守的原则吧！”

先轸说：“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，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悲伤，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，欺侮您年幼。他们这样无情无义，我们袭击它，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。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。”

襄公不得已答应了他。先轸在崤山截击秦国军队，把它打得大败，俘获了秦军三个主帅而回。

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，身穿丧服，到宗庙哭告祖先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上天不助秦国，才让我没听蹇叔的劝谏，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。”

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战败，而是因为智力不达啊。智力不达就不相信蹇叔的话。不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全军覆没。

所以，智力不达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了。

【原文】

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莫，是何也？不至故也。

智亦有所不至。所不至，说者虽辩，为道虽精，不能见矣。故箕子穷于商，范蠡流乎江。

昔秦穆公兴师以袭郑，蹇叔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，袭国邑，以车不过